

美国前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专文作序

从飞行员到航空母舰舰长，从舰队司令到海军作战部部长
作者的传奇经历见证航空母舰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航空母舰丛书·004

AIRCRAFT CARRIERS SERIES



AIRCRAFT CARRIERS AT WAR

〔美〕詹姆斯·L·霍洛韦三世 (James L. Holloway III) 著

吴志丹 顾康敏 陈和彬 译 王志波 校

战争中的航空母舰·II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国防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校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所长

王洪光
乔良
戴旭
李健

联袂推荐

美国前国务卿

退役美国空军中将

退役美国海军上将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

前海军部部长

退役美国海军上校 “阿波

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亨利·A·基辛格

布兰特·斯科特罗夫特

威廉·J·克劳威

约翰·华纳

约翰·F·雷曼

斯·A·罗威尔

航空工业出版社

AIRCRAFT CARRIERS AT WAR



· II

〔美〕詹姆斯·L. 霍洛韦三世 (James L. Holloway III) 著

吴志丹 顾康敏 陈和彬 译

王志波 校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提 要

詹姆斯·霍洛韦上将在本书中以现代的视角审视冷战中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美苏对抗中的历史事件、历史决策以及历史结局。书中，霍洛韦将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了当时国内外的战斗、战术以及战略形势。他以第一人称的战斗行动叙述方式，表达出紧张的战场气氛以及千钧一发时刻的指挥决策。从他在白宫与总统的对话中以及在作战室与参联会成员的会议中，我们可一览作战的决策过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中的航空母舰：全2册 /（美）霍洛韦三世
（Holloway, J. L.）著；吴志丹，顾康敏，陈和彬译. --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3.8

书名原文：Aircraft carriers at war

ISBN 978-7-5165-0235-8

I. ①战… II. ①霍… ②吴… ③顾… ④陈… III.
①霍洛韦三世, J. L. —回忆录 IV. ①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8536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3-5227

Aircraft carriers at war

By James L. Holloway III

Copyright © 2007 by James L. Holloway III

Copyrigh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3 by Portico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aval Institut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战争中的航空母舰 II

Zhanzhengzhong De Hangkong Mujian II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14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615 010-64978486

北京九歌天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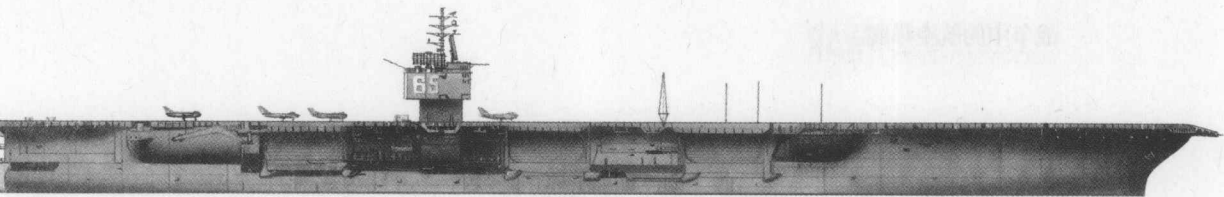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408千字

印张：28

定价：88.00元（全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序 /I

译序 /III

中文版序 /V

原著序 /VI

前言 /VII

第1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001

第2章 冷战：一位宿将的深思 /019

第3章 朝鲜战争：被遗忘的战争 /035

第4章 朝鲜战争：海军作战 /051

第5章 朝鲜战争：空战战术 /081

第6章 朝鲜战争：大结局 /105

第7章 战术核武器 /123

第8章 五角大楼、水上飞机母舰和台风 /137

第9章 核推进：海曼·乔治·里科弗中将 /153

第10章 “企业”号：全速赶赴 /169

第11章 “企业”号：越南 /177

第12章	“企业”号：快速转变	/197
第13章	“企业”号：越战归来	/213
第14章	五角大楼：航母计划管理者	/229
第15章	叙利亚入侵约旦	/251
第16章	越南：第七舰队司令	/265
第17章	越南：海防港之战	/283
第18章	越南：停火和巴黎协定	/299
第19章	海军作战部部长	/311
第20章	海军作战部部长：项目管理	/345
第21章	参谋长联席会议	/369
第22章	政坛元老	/391
第23章	未来：过去只是开始	/407
后 记 /419		
缩略语 /423		



第13章

“企业”号：越战归来

1966年12月10日，天亮前不久，“企业”号在“扬基”驻泊点加入到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号、“提康德罗加”号、“小鹰”号航母组成的第77特混编队。早上七点，发起了接下来5个月的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轮突击。对船员和舰载机联队来讲，现在和去年7月“企业”号离开“扬基”驻泊点时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岸基战术飞机还在实施“滚雷”行动，轰炸的目标仍然是主要先由总统和五角大楼提供，再经太平洋战区司令筛选确定。

缺乏变化的优点是，对70%的船员和舰载机联队飞行员来讲，这是他们第二次到访东京湾了，因此对作战行动和作战程序已经熟悉。这对飞行员很有帮助，他们依然熟悉攻击越南飞机和防空系统的顺序，熟悉越南的地形，熟悉空中操作规程。

对于飞行员来讲，缺乏变化的缺点是轰炸明显没有进展。经过两年的作战，飞行员还在攻击着相同的目标，一样的桥梁、一样的机场、一样的停车场、一样的导弹基地和一样的电厂，而且轰炸目标的选择仍然受白宫制订的规则制约，这严重影响了飞行员战术的发挥。制订这些规则是为了避免“附带损伤”，即防止误击附近的非军事目标。大部分规则因为限制进攻方向而制约了飞行员的攻击行动，却有利于敌方利用高射炮进行防御，这就降低了作战飞机的生存能力。

现在，更多人认识到了“滚雷”行动明显缺乏效果，因为选择攻击目标受限制，加上可以参加攻击的飞行员数量也很有限。2004年，美国官方空军关于“滚雷”行动的军事分析认为：

“滚雷”行动从1965年2月2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68年10月，其中也经常中断。在这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飞机的轰炸行动是为了迫使胡志明放弃其统治越南。这一行动开始主要是为了释放美国政府坚定决心的外交信号，即给河内一个警告，如果胡志明不放弃他的野心，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进一步升级。另外，也是给士气日益低沉的越南共和国军队鼓鼓劲。

约翰逊政府同样对攻击目标的选择作出了限制，因为一旦越南民主共和国遭到攻击，中国和苏联会为了防卫共产主义阵营而卷入其中。所以，政府在试图尝试既能惩罚越南民主共和国，又不激怒中苏两国的合理手段。

美国空军的领导认为，此次行动没有明确的目标，行动发起人也没有认真对作战飞机和作战人员进行成本估计。李梅将军和其他人则认为应重点攻击敌人军事目标而不是打击敌人的作战决心，而且攻击应该急速而尖锐，能够迅速对战场以及河内的政治领导人产生影响。

对“企业”号来讲，第二次到访东京湾时最大的变化是其舰上舰载机联队的组成。1965年，舰载机联队只有四个A-4“天鹰”轻型强击机中队。1966年，飞机的搭载发生了变化，其中的两个中队被一个拥有9架命名为A-6E的格鲁曼“入侵者”飞机中队所取代。“入侵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天候战术飞机，且拥有巨大的承载能力，可以投掷15000磅的炸弹。它具备现代化的雷达和电子导航系统，由坐在串联座舱中驾驶员右侧的领航员兼投弹手操纵。“入侵者”在夜晚的低空和恶劣气候条件下，能有效摆脱敌方雷达跟踪，进而削弱地空导弹的攻击效果。它可以利用测绘雷达探

测目标或利用火控雷达锁定信号强的目标进行攻击，如电厂、桥梁和钢厂等。

凭借其出色的负载能力和多功能战术性能，“入侵者”飞机成为在白天攻击敌方重点防御目标的主要突击力量。携带7~8吨炸药，通过滑行或俯冲对目标进行精确轰炸，这比以前使用A-4“天鹰”战机和F-4“鬼怪”战机时的投弹量大为增加。这是“企业”号第二次部署到越南战场了，舰载机联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飞机，而且超过半数的飞行员至少在越南战场上有过一次以上的作战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征程将一帆风顺。

1967年，各航母继续参与到两个独立的空中作战行动当中。“境内”空中作战是指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战术飞机密切支援美军及其盟军的地面部队在越南共和国的地面作战。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术飞机从越南和泰国的基地起飞，投入作战行动。另一个被称为“特别行动”的空中作战，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本土进行轰炸。这个代号为“滚雷”的作战行动，主要由海军第七舰队航母上的飞机和在泰国的空军飞行联队负责实施。部署在越南共和国空军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入侵者”战机也加入到“滚雷”行动中。

这两个空中作战行动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征。在越南共和国“境内”作战相对简单且危险性较小。敌人防空火力较小，也没有地空导弹和战斗机的威胁。因此，没有必要携带干扰弹，也不需要战斗机的掩护。如果某架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营救的概率也很大，因为地面一般没有敌对的普通民众，而地面上的友军就在附近，且可以很快得到陆基直升机的救援。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本土的空中作战则是另一番景象。攻击群要面对的是敌人最先进的防空武器和最猛烈的防空火力，面临敌方战斗机、中高空防空导弹以及低空精确自导防空炮的威胁。因此，攻击群必须要有战斗机、电子干扰机伴随掩护，为躲避“萨姆”导弹的攻击必须作各种空中规

避动作，要携带反辐射导弹，还需储备救援设备，以便伪装和营救落地的机组人员。大部分飞机都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本土战场被击落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机组人员都能有效弹出并利用降落伞安全降落，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获救。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空火力太猛烈了，救援直升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很难穿越战场实施营救。

除了几次轰炸行动暂停期间外，航母主要负责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场作战。但也有一些航母上的战术飞机按照常规计划，投入到越南共和国战场作战。

攻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舰载机是从北部湾内“扬基”驻泊点附近的航母上起飞的。在越南共和国战场作战的舰载机则是从北部湾南部“迪克西”驻泊点的航母上起飞的，“迪克西”驻泊点成为航母舰载机对越南共和国作战的前进基地。因为作战区域全部是在越南共和国境内，越南共和国空军、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中队部署在越南共和国本土，更容易达成作战效果。因此，除非白宫下令暂停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场的轰炸行动，航母的主要作战任务还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场。

新调到西太平洋来的航母和舰上的舰载机联队，需要在“迪克西”驻泊点作战一个月时间，这对舰上的官兵来讲是项常规任务，这里的作战远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场那么剧烈。安排新到来的航母先到“迪克西”驻泊点接受一个月低强度的战火洗礼，这成为了海军第七舰队的一项基本政策。

通常，在“扬基”驻泊点至少保持有3艘航母全时在位。有时因为接班的已经到达，交班的还没离开驻泊点，航母总数会达到4艘，甚至5艘。在战争后期，至少出现过一次有6艘航母在“扬基”驻泊点同时作战的情况。保持最少3艘航母同时在位，可以保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目标实施每天24小时的轰炸。

大甲板航母，像“福莱斯特”级和随后的“企业”号航母，通常可

携带80到90架作战飞机，包括2个中队的F-4“鬼怪”战机、2个中队的A-4“天鹰”战机、1个中队的A-6“入侵者”全天候轰炸机。另外，还可携带直升机、加油机、侦察机和E-2预警机作为航母舰载机联队的有机组成部分。

“鬼怪”战机中队在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时，装载空空导弹，如“响尾蛇”和“麻雀”Ⅲ空空导弹。在执行武装侦察和轰炸任务时，装载500磅或250磅低阻力炸弹，或是空地导弹。“天鹰”战机同样是在执行轰炸和对地支援任务时，携带炸弹和空地导弹，并依靠飞行员的目视对目标进行定位攻击。

“入侵者”是唯一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飞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场中，他们利用自身雷达各自独立地对目标进行攻击。因为其出色的载弹能力，“入侵者”也成为白天的主要作战行动，即“阿尔法”攻击行动的主要力量。“鬼怪”和“天鹰”战机同样也要在晚上执行轰炸任务，他们利用照明弹照亮夜空，使用目视锁定目标，发射炸弹和火箭弹进行攻击。但“入侵者”在晚上一般独自作战，而“鬼怪”和“天鹰”战机需要两架协同才能完成任务。一些特别任务，如攻击敌方雷达等，需要“鬼怪”或“天鹰”战机携带反辐射制导导弹来完成。

航母执行任务时有两种飞行作战模式，一种是循环攻击，另一种是“阿尔法”攻击。在循环攻击时，“企业”号航母每一个半小时起飞25~40架飞机执行一次作战任务，按计划“企业”号一天需要工作12小时，也就是说每个飞行日要按8班次轮换。第二组在第一组飞机起飞一个半小时后接替，第一组的飞机随即归舰。飞机降落后，迅速进行补油和补弹，飞行员进行短暂休整，在第二组快要降落前升空接班，担负第三班次作战任务。在一天中，航母两组飞机交替进行作战和休整补给，保证了在作战目标上空全时的力量存在。在循环攻击模式中，对某一目标的一次轰炸最大使用飞机数量为20~30架。

“阿尔法”攻击主要用于在短时间内对某一目标进行饱和攻击，要么是为了达成震慑效果，要么是为了穿过敌人的重点防御地区，比如海防和河内附近。事实上，在“阿尔法”攻击中，所有能够使用的舰载机都派上了战场，还经常需要协调航线上的其他航母加入作战，驻扎在泰国的主要空军力量也常常参与其中。有时，因为刚好处在航母换班时间，一下能聚齐5到6艘航母。这时，在经过海军舰艇炮击之后，空军飞机到来之前，5艘航母在一个小时内对目标进行着猛烈轰炸。

“阿尔法”攻击一般是由在西贡或夏威夷的高层决定的。有时，华盛顿出于某些政治原因，在不了解前线状况的情况下，也要求对海防和河内实施重点攻击。这就给空军和海军的飞行指挥员带来了麻烦，因为华盛顿的高层根本不了解前线在特定时间段或是这一年时间内的气候是否满足空中作战条件。如果天气条件不好，这么多飞机同时聚集在有限的空域内将会带来很多问题。

1967年的整个冬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上空的天气格外恶劣，不利于飞机空中作战，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有所好转。大部分时间，地面能见度低，云层很厚，直到20000英尺高空，空气里嵌入着高湍流和水滴。因为恶劣的天气条件，各层级指挥官，从白宫到海上编队指挥员，都为空中作战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而沮丧。华盛顿想要的只是作战结果，海上指挥部只有积极去回应。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的“入侵者”战机拼尽全力，但大部分雷达信号强的目标都在被禁止攻击之列，如河内市附近的商业区、工厂和海防市的港口设备等。那些被允许攻击的军事目标要么是移动的，如卡车，要么就是雷达信号比较弱的，如萨姆导弹基地和部队集结地等。因此，一旦出现了适合空中作战的好天气，飞行中队都会尽可能地起飞多个架次的飞机。只不过在这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飞行作战都是危险和不利的。在多云天气执行任务的飞机犹如一只等待萨姆导弹射杀的野鸭。要躲避防空导弹的攻击，必须要有良好的能见度，飞行员能够看到导弹的来

袭。因为要甩掉像萨姆导弹这种自导导弹，需要飞行员在最后一分钟连续做5个高难度的翻转动作。

1967年5月19日，“企业”号航母上的4架A-6飞机组成编队在执行轰炸河内郊外一个卡车停车场的任务时，遭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萨姆导弹和米格战斗机的协同攻击。由8架F-4“鬼怪”战斗机组成的飞行编队担负掩护任务，负责高空警戒和对地面高射炮的火力压制。“入侵者”战机在15000英尺的高空穿过海防线，飞机上导弹预警系统的红灯随即持续闪烁，就意味着飞机被多个萨姆导弹基地锁定。快接近目标上空时，“入侵者”下降到8000英尺高度，不一会儿，飞行员在云层中发现了3架米格-21战机。当“入侵者”准备钻入云层躲避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机迅速拔高并一个小转弯迎头赶上。这时，护航的F-4飞机加入到混战当中驱赶米格战机，也成为了萨姆导弹的攻击目标。当“入侵者”机群向左转后一个俯冲转弯攻击目标时，密集的导弹火力发射过来，据一个机组成员计数至少有15枚导弹，其中大部分都是朝A-6战机发射过来的。一架“入侵者”遭到了萨姆弹头的致命攻击，机组成员在4000英尺的高空弹射出来，降落在河内东北部一个叫做香蕉巷的山脊线后面。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指挥官尤金·麦克丹尼尔，也是“企业”号航母上的A-6飞机中队，即第35飞行中队的作战指挥员，在降落不久即被俘虏，这是他在越南战场执行的第81次任务。他的搭档，领航员兼投弹手，在高空弹射时严重受伤，降落后设法逃避了3天后才被敌人俘虏。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在囚禁生活中生存下来。

同时，担负掩护任务的“鬼怪”Ⅱ战机在持续的萨姆导弹密集火力攻击下也遇到了麻烦。为躲避导弹攻击，双机编队的长机经过连续的俯冲转弯后，已经下降到低空飞行，这时双机均处在地面猛烈的自动防空炮火之中。编队指挥员是“企业”号航母上两个飞行中队之一的第VF-96中队的指挥官，他驾驶的飞机起火后，迫降到地面。也不知道是被萨姆导弹还是

重型自动高射炮击中的，这个指挥官和他后座的雷达截击官双双牺牲。

在《荣誉之前》这本书里，麦克丹尼尔少校记述了那天早晨他在飞行甲板上与我的交流：

当飞行员准备去河内执行一项重大的攻击任务时，霍洛韦舰长正在飞行甲板上检查。我正系安全带时，他爬上了我的A-6战机驾驶舱。他问道：“目标在哪儿？”我告诉他在河内市区。他紧接着说：“你会很顺利的，我们准备了很多对抗米格飞机和压制防空火力的弹药。”我说：“希望您是对的。”霍洛韦拍了一下我后背，说道：“祝你好运，我要他们给你留好午餐。”……六年后，当我从战俘营出来时，我打电话给海军上将霍洛韦，此时他已经是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员了。我问他：“您是否还给我留着午餐？”虽然在战俘营里待了几年，我一直记着他最后送行时对我说的那几句话。

目标

第77特混编队作战目标的选择，要以华盛顿对太平洋司令部的总体政策指导为依据，有时华盛顿甚至直接确定需要攻击的目标。华盛顿对目标选择的指向也经常发生变化，取决于白宫的政治环境和五角大楼关键人物的参与程度。华盛顿的指导政策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渠道传到太平洋司令部，由驻越援军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航母指挥官、第七舰队司令协调后提出一份打击目标清单。清单的确定要贯彻国家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要包括上级指定的所有目标，还要根据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特长，合理分配打击目标。只要选择的目标符合上级的要求，符合目标选择的标准，第77特混编队司令、第七舰队司令和驻越援军司令都有权增加目标选项。

第77特混编队司令将目标清单和总体指导政策传达给第77.0特遣编队司令（一个海军少将飞行员），他和他的部下就在“扬基”驻泊点的某艘航母上。然后，第77.0特遣编队司令根据“扬基”驻泊点内航母在位情况及各航母上飞行编队的兵力组成，给每艘航母分配具体攻击任务。收到当天的空中作战计划后，各艘航母的作战部门开始拟订计划表，给各飞行中队明确具体任务架次。任务清单必须到达飞行中队这一级，以合理分配作战任务，同时能让飞行员和作战指挥员对即将执行的任务了然于胸。

前面所提到的，主要影响到前线的飞行机组成员，他们在整个越战期间必须要在政策约束下执行作战任务。起初，上级要求飞过越南上空时在没有遭到敌人攻击的情况下，不得主动攻击。从理论上讲，这是为了避免误击那些看似军事目标的民用目标。华盛顿还经常规定飞行的航线，对进攻和撤离的方向都作了要求。带弹的飞机不得从河内和海防市的居民区经过，以防止飞机上的炸弹和武器不小心掉落到非军事区域。

华盛顿对战场飞机的这种精细化管理，包括规定飞行高度和攻击方向，将激怒那些在前线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们。因为政策的制定者身处华盛顿，他们在指定飞行高度时未必能考虑到战场的地面高度，在规定进攻和撤离的方向时未必能考虑到当时是日出还是日落。这里只是列举了其中两个不合理的规定而已，这些规定限制了己方行动，却十分有利于敌人的防空作战。这仅仅是官僚政策之一，前线作战人员在整个越战期间必须去克服类似这些的官僚主义带来的困难。

作战效率锦旗

1967年2月，太平洋舰队司令对驻在太平洋西海岸，担负太平洋作战任务的航母和飞行中队进行每年的例行视察。海军第七舰队是其行程的重要一站，“企业”号航母被安排在视察之列。

“企业”号航母被告知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艾尔·希恩将于2月25日乘坐舰载运输机抵达位于“扬基”驻泊点的航母上，对飞行机组成员和舰员进行一次非正式探访。他事先就强调这不是一次正式视察，不需要作特殊的准备，也不要精心准备汇报材料。我们熟悉希恩司令的这些人听到他这番话后感觉很舒坦，他将给我们一个肯定的评价，大家都很期待这是一次愉快的到访。希恩司令和6名随从参谋军官在正午降落在“企业”号航母上，这时航母一天的作战任务刚好结束。

希恩上将把自己安排在航母靠港时的舰长休息室里，航母在海上时，这里是闲置着的。当舰长住在应急舱时，休息室是经常在海上海上招待贵宾的地方。希恩邀请我和在“扬基”驻泊点的两位少将——第77特混编队司令和第77.0特遣编队司令，加入到他和他的随从参谋中，就航母作战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希恩上将在组织我们开会时，提出1966年太平洋舰队中航母作战效率锦旗应该颁给谁，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议题。希恩一开始就说，他和他的参谋们已经尽全力阻止“企业”号航母获得这项荣誉。他的理由：一是“企业”号航母1965年12月刚在“扬基”驻泊点加入到太平洋舰队；二是“企业”号作为舰队唯一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有着较高的公众知名度和认可度，因此，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航母享受到被肯定的荣誉。

起初，当统计数据出来时，“企业”号的总体成绩达到了优秀。参与评比的六个部门中，有四个部门的作战效率堪称标杆。希恩要参谋将统计数据拿了回去，增加竞赛项目，想办法不让“企业”号航母独占所有的奖励。此时，我不确信希恩是不是在开玩笑，但舱室里的其他人仍然保持着微笑。

希恩这时总结道：为试图阻止“企业”号赢得作战效率锦旗，他们对竞赛数据进行了几次重新统计，但最后他放弃了。因为除了承认“企业”号是这九艘航母中表现最为优秀的，且“企业”号的作战情报中心和通信

部门赢得了标杆部门外，他别无选择。说话时，希恩转向他的高级助手，助手从他的公文包中拿出一块大的青铜盾牌，上面印有代表卓越的“E”字，这实际上是一块对作战效率优秀者的奖励牌匾。这时，希恩婉转地接着解释道：他们都知道“企业”号应该真正获得这个奖项，但从感情上讲，他的参谋们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一艘在太平洋舰队服役时间长一点的常规动力航母能够赢得这项荣誉。

颁奖结束后，我们在舰桥分别了，作战效率奖励牌匾真正归属了“企业”号。舰队司令、特混编队司令、特遣编队司令以及他们的参谋们，还有我和“企业”号的同事们又重新回到了在越南战场的各自岗位上。

战争委员会会议

1967年早春，第七舰队司令建议组织美军及盟军在越战中的主要负责人在“企业”号航母上召开了一次委员会会议。因为得到了韦斯特摩兰将军的赞同，会议被提上了日程。不过坦率地讲，对于正积极进行作战行动的战舰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企业”号脱离战场一整天，前往距西贡30英里处为会议提供场所。美国驻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越南战场美军最高指挥官韦斯特摩兰将军、美国陆军司令艾布拉姆斯将军、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将军和总理阮高其，加上他们的副官和参谋们以及第七舰队的所有编队指挥官都被空运到了“企业”号航母上，其中大部分是乘坐8座的C-1舰载运输机过来的。

阮高其总理是越南共和国空军的最高指挥官，在飞往“企业”号航母时，他坚持要坐在舰载运输机的副驾驶位置上，在操纵飞机降落时差点和海军飞行员争斗起来。美国驻越大使、韦斯特摩兰将军、阮文绍总统和美国海军航空兵中的高级将领们都要求乘坐A-6“入侵者”战机，坐在领航员兼投弹手的座位上。这真是对海军智慧的一次实际考验，因为每位权贵都要穿上

降落伞背带，然后按照飞机作战时的安全检查程序进行严格检查。

会议在“企业”号航母的作战室召开，过来参与会议的总人数有1100到1130人。下午一点，在“企业”号高级军官卧室的尽头，提供了简便的午餐，整个午餐贯穿了美国将领和越南共和国领导人的演说，也充满了装着无酒精香槟的酒杯。午饭后，在飞行机库里开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颁奖典礼，阮文绍总统和阮高其总理给第七舰队的编队指挥员们和第77特混编队的航母舰长们授予奖章。紧接着是欢送仪式，权贵们乘着航母甲板边缘的升降梯到达飞行甲板。然后，他们坐上了自己的飞机飞往西贡的军用机场。

当天下午六点，“企业”号航母按照计划派出了60架A-4“天鹰”战机和8架F-4“鬼怪”战机恢复了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攻击行动。

节目表演

并不是所有到访“企业”号的人员都是为了公务。1966年5月，一个慰问越南战场地面部队的劳军联合组织的剧团同意来舰上表演，以换取在舰上用淡水淋浴、吃一顿热饭和在干净的被单上睡一晚。航母上的飞机机库甲板是一个很好的演出会场。“企业”号离开西贡前往“迪克西”驻泊点，开始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执行相对简单的作战任务。

下午三点左右，剧团成员包括丹尼·凯和玛莎·雷伊，乘坐两架舰载运输机降落在航母上。晚上八点，飞行作战任务结束后，剧团的表演在飞机库甲板开始了。事实上，当时除了值班人员，所有舰员都观看了演出，有些甚至悬挂在椽下观看。因为有丹尼·凯和玛莎·雷伊这样的明星演员，简单的表演都会让人感觉有趣，大部分的演出都相当的令人愉悦。因为演出时间要与舰上的作战时间相适应，剧团成员只得在航母上度过这一夜。表演晚上十点结束，从“迪克西”驻泊点飞往西贡是件十分冒险的